

·楊書案——[著]·

隋煬帝遺事



楊書案作品

7

·楊書案——(著)·

隋煬帝遺事

隋煬帝遺事 / 楊書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藝色研出版; [臺北縣] 中和市; 三友總
經銷, 民81
面; 公分. -- (楊書案作品; 7)
ISBN 957-622-234-6(平裝)

857.7

8100607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楊書案作品07●

ISBN-957-622-234-6

隋煬帝遺事

作 者 / 楊書案

法律顧問 / 謝天仁律師

發行人 / 程顯顯

印 刷 /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6

總 監 / 林蔚穎

電 話 / (02)2233866

責任編輯 / 吳秀梅

總 經 銷 / 三友圖書公司

編 審 / 曾美珠

地 址 /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美術編輯 / 淵 淵

電 話 / (02)2405600 2405707

出 版 者 /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傳 真 / (02)2409284

製 作 部 /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電 話 / (02)7031828 7057118

初 版 / 中華民國81年12月

傳 真 / (02)7024333

劃撥帳號 / 0788033-5

定 價 / 新台幣 160 元

·楊書案——(著)·

楊書案 隋煬帝遺事

一

每天日落時分，太子楊廣便從仁壽宮大寶側殿出來，身佩短劍，不帶侍從，獨自在山陰道上漫步。

夏天的日落時分，是一天的黃金時節。這時候，懨懨掛在西山尖上的太陽，已不再令人望而生畏。它給藍天鋪上彩霞，給群山鍍層誘人的金色，反給人一種親切感。

仁壽宮的一幢幢殿宇，錯落有致地散佈在岐山的群峰間，一道長長的宮牆將它們圈圍起來。殿宇和殿宇之間，石砌的山陰道蜿蜒相連。

日落時分，走在山陰道上，多麼愜意。山風吹來，暑氣全消。為避烈日，在殿宇裡閒坐一天的身子，此時可以恣意舒展。

可以看日落、雲霞，可以北望莽莽黃土高原。南眺像一條黃色絲帶樣緩緩東去的渭水，以及兩岸的平曠沃野、翠綠農田。

但是，吸引楊廣每天日落時分來山陰道上散步的，主要還不是傍晚的涼風、山色，而是這種時刻在山陰道上常常能夠遇見的一位麗人……

仁壽四年（公元六〇四年）六月，隋文帝楊堅駕幸鳳翔府岐山北的仁壽行宮，一來，

離開長安，可以暫時擺脫繁重朝事的羈縻；二來，時正溽暑，仁壽宮處於岐山之陰，有林壑之幽，可以消暑；三來，聖誕之辰在即，楊堅想到這座最愜意的行宮裡，過他的六十四歲生日。

誰料到，六月十三生日剛過，楊堅就病倒御榻。

文帝平時生活崇尚儉約，過生日多吃了一些佳餚，腸胃就受不住了；一夜之間，赤白帶下，拉起痢疾來。幾天工夫，眼窩深陷，形容枯槁；隨後又併發了幾種病症，以至不起。

此刻，同在仁壽宮侍疾的有文帝寵妃宣華夫人陳氏、皇太子楊廣、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等。

文帝臥疾在仁壽宮正中的大寶殿內，宣華夫人陪伴皇帝左右，親侍湯藥。皇太子楊廣也被召居大寶殿中，但住在側殿。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則居於別館。

侍疾的生活是寂寞無聊的。每天數次到皇上病榻前叩頭問安，有時還得代皇上先嘗嘗那些苦澀的湯藥。餘下的時間，便各自在所居的殿宇裡消磨。

不能歌舞作樂，不能飲酒射獵，甚至不能大聲說笑，連各居室的素色窗帷也要像大寶殿一樣，拉得嚴嚴的，真叫人憋悶得慌。

也許是感侍疾生活的寂寞無聊，而暑天的日落時分是最好的漫步時光，所以，宣華夫人也常常在此時刻由宮女陪著，到山陰道上走走，散心遣悶。於是，太子楊廣和宣華夫人便常常在日落時分的山陰道上相遇。

這一天傍晚，楊廣在大寶殿周圍的山陰道上，已經反反覆覆走了幾遭，猶不見宣華夫人的影子，他不免有些悵惘，正要獨自返回居室讀書。終於，大寶正殿的門悄然半開，宣華夫人由幾個貼身宮女陪著出來，信步走上了山陰小道。

楊廣彷彿不在意地迎上去。宮女們沿路採些花，或隨手簪在頭上，或用絲帶紮成花束，獻給宣華夫人。

宣華夫人嘆了口氣：「皇上臥病，你們還有心思戴花？於禮儀也不合呀。」
宮女們聽了，連忙將頭上戴的花拔了，扔在路旁。

宣華夫人嗅了嗅手中的花束。這是一把紅艷的山茶，花瓣大而厚實，發出一股幽香。也許岐山陰涼，季節晚些；也許是御苑花匠的精心培植，夏天還能賞到茶花。宣華夫人把手中的花束觀賞片刻，然後遞給身邊宮女：

「等一會兒，帶回大寶殿去，供在皇上御榻旁吧。」

「宣華夫人，啊，好豔麗的茶花！」

宣華夫人抬起頭來，兩個又黑又亮的眸子一閃，見是楊廣立在面前山陰道上，連忙施禮說：

「太子，可是出殿漫步？適才宮女們沿途採了些茶花，正要帶回去供在皇上御榻旁。」楊廣望了望宣華夫人略顯蒼白的臉龐，感動地說：

「難得夫人時刻惦念著父皇。夫人連日侍疾，不離御榻左右，也著實辛苦，看你臉色蒼白，而且消瘦多了。昨天驛車從長安來，順便捎來東宮剛剛收到的一簞江南鮮桃，等會兒我左右給夫人送去。」

宣華夫人避開楊廣灼熱的目光，連說不敢當。又惋惜說：

「可惜皇上腸胃不好，不能享用這些鮮桃。」

隨後，兩人便說起江南的果品來。楊廣曾在揚州當過多年晉王，四、五年前立為太子，才返回長安。宣華夫人原是陳朝帝裔，從小在建業①生活。對於江南，兩人都一往情深，談起來便覺投機。

大臣居於別館，不是向皇上請安或受御旨所召，不得到大寶殿周圍來；文帝臥病在床，不能動彈。此時，別無可顧忌的人，楊廣說起話來，也就自在得多：

「江南真是好地方，物產豐饒，風光旖旎。有一天，我要修一條大河，貫通南北，

連接黃河、淮河、長江，從西京、東京可以乘舟直下江都、餘杭。」

宣華夫人默默聽著，爲楊廣宏偉計劃鼓舞，臉上不由綻出了笑靨；那時候，回家鄉看看，就要方便多了。但是，開一條數千里長河，談何容易？皇上登基以來，一向主張與民休息，不欲大建樹，豈肯勞民傷財做這種事情？太子想得美妙，自己也就姑妄聽之吧，不必當真。

她聽聽，笑笑，並不表示什麼。忽然想到，和皇太子一起待得太長了，說話太多了，恐遭物議，便對身邊宮女說：

「我們再去前面花園，採束牡丹，一併奉獻皇上吧。」

身邊宮女會意，機靈地說：

「牡丹國色天香，擺在御榻前最好。夫人，我們採花去吧。」

衆宮女擁著宣華夫人，沿著殿宇間的山陰道繼續前行。楊廣立在道旁，心裡一琢磨，覺得花時不對，召喚說：

「夫人，花時過了，園裡不一定有牡丹。」

宣華夫人並不回答，也不停步，臉卻微微紅了。只有那個乖巧的宮女，回眸望著楊廣，別有深意地嫣然一笑。楊廣似乎明白了什麼，望著山陰道上宣華夫人遠去的情影，

不禁悵然若失。

時光荏苒，暑盡秋來，看看到了七月下旬。楊廣在仁壽宮侍疾轉眼一月有餘，日子過得著實孤寂。

幸好，楊廣好讀書，善屬文^②，讀書爲文多少可以排遣一點這種孤寂無聊的光陰。

這一天，楊廣讀書倦了，拋卷几案，忍不住撩起素帷，憑窗遠眺。透過仁壽宮的重重殿宇，只見山坡和山下的原野裡，菽稷榮盛，一片豐收在望的景象。田野上耕作的農夫怕驚了聖駕，雖不敢引吭高歌，但怡然自得之態可掬。

楊廣不免暗暗慨嘆：南北朝以來近三百年動亂不安，幸賴我隋一統乾坤，二十餘年天下無事，區宇晏如，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人物殷阜，朝野歡娛。

古人云：百姓足，君孰不足？現在，百姓是真正富足了；然而，貴爲國君的父皇卻一如開國之初，依然儉約到慳吝的地步。他自己除了袞冕朝服外，便服常用布帛；於是，從皇太子到一般朝臣、士人，便服也多用布帛。父皇非節日不飲酒，飯疏食；於是，他這個皇太子也只好每天吃素。

朝野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說：隋朝的江山不是打出來的，隋文帝得國太容易^③，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之心，所以力求儉約以保國。

這些物議傳到楊廣耳裡，聽了不免臉上發臊。他頗不以父皇苦行僧般的儉約爲然，也的確耐不住這種清苦；但表面不得不善自矯飾，以博得子肖其父的令名。他的皇太子的位置就是這樣得來的啊——

隋文帝最初立長子楊勇爲太子。楊勇行爲恣肆，不會矯飾。父皇一向節儉，而楊勇服用奢靡。有一次，楊勇身衣蜀錦，文帝見了不悅，告誠說：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

楊勇並沒有聽進這些誠言。這年冬至，百官都到東宮，向皇太子賀節送禮，楊勇鼓樂吹打受百官賀獻。文帝知道了，恩寵漸衰。

楊勇內室多蓄美姬，妃子元氏反而失寵，以至抑鬱而亡。文帝以此，更深以責勇。

楊廣是文帝的次子，當時封爲晉王，知道這些情況，便深自韜晦。有一次，楊廣得悉文帝要駕幸晉王府，便將美姬全都屏退，藏匿於別室，只留男僕和老醜的女侍在左右服事。屏風帘幕改用素縑。又故意弄斷琴弦，使樂器佈滿灰塵，像長久不用的樣子。文帝見了，以爲此子不好聲色，暗自稱善。

又有一次，隨父皇出獵遇雨。左右送上一件油衣以遮雨。楊廣正色說：

「士卒都淋雨，我何能獨披油衣！」

侍衛受斥，只好拿走。

四年前，文帝終於廢太子楊勇爲庶人，立次子楊廣爲皇太子。

楊廣正憑窗遠眺，想著心事，忽見一騎順著上山的道路飛馳而來。楊廣心頭一喜。轉瞬，來騎已馳近宮門，隨即殿外響起稟報聲：

「東宮送奏章簡牘到！」

文帝病重，一些緊急奏章便改送東宮，由東宮侍從每日快馬送來仁壽宮，交皇太子披閱審理。

一個又粗又長的竹筒送進皇太子所居側殿。楊廣屏退左右，親自開啓兩頭蠟封的大竹筒，先開一頭的封蓋，取出裝在裡面的奏章簡牘，再開另一頭的封蓋，裡面裝的卻是雪白的米飯及臘肉醃魚等美味佳餚，楊廣且不顧堆在几案上的奏章簡牘，先美食一頓以解饑饉。

吃完，用素巾擦擦嘴，一種怨艾之情又油然而生。貴爲皇太子，富有四海，吃點魚肉，居然不得不藏之私室，真是亙古奇聞！他惱恨地望了望正殿，不恭地想起一句古訓：

「老而不死，是爲賊！」

就在這時，門外響起傳喚聲音：

「旨傳皇太子到大寶正殿，商議皇上醫藥之事。」

楊廣聽到傳喚，草草收拾一下竹筒，便快步走出側殿進正殿面聖。

正殿，落地窗關得緊緊的，素帷遮得嚴嚴的。殿內擠滿御醫、內侍。平時，宸居是不薰香的，現在遵醫囑殿內燒著沈香，但進殿仍能聞到一種病室特有的穢氣。

寬大的御榻上張著帳子，看不見文帝病苦的臉容，只能斷斷續續地聽到強自壓抑後發出的輕輕的呻吟聲。

見楊廣進去，環立在御榻周圍的御醫、內侍，齊把目光轉過來，輕聲恭敬地叫：

「皇太子。」

楊廣並不答理衆人，直奔御榻前跪下，叩下頭去，顫聲說：

「孩兒廣敬請父皇聖安！」

那樣子如十分仁孝，那聲音如含著無限深情、無任憂思。旁邊幾個宮女不覺眼眶發潮，幾乎要落下淚來。

帳內傳出一個老邁的，氣如游絲的微弱聲音：

「廣兒，配製止痢藥，御醫需用幾兩珍珠粉，內侍們竟找不到，你看如何盡快尋來。」珍珠粉，在歷朝宮廷裡都是容易尋得的。文帝尚儉約，獨孤皇后（也是楊勇、楊廣

的生母）性妒嫉，不許妃妾美飾。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准用金玉珍珠。既不准以珍珠爲飾，珍珠粉也就難得了。

不過，楊廣還是毫不推辭，回答說：

「臣兒這就去找。」

「嗯，好。」

「只是，珍珠之類飾物，得求諸宮娥妃嬪……」說到這裡，楊廣掃視了一眼玉立御榻旁的那位麗人，「有宣華夫人同行，要方便些。」

帳內沈默片刻，終於說：

「宣華夫人，你和皇太子一起去後宮找珍珠粉吧。」

宣華夫人也跪了下去，說：

「遵旨。」

楊廣和宣華夫人帶著宮女，連找了幾座宮殿，哪裡找得到珍珠粉？連珍珠的影子也沒見著。

前面是以前獨孤后隨駕來仁壽宮時住的殿宇，獨孤后駕崩，這座宮殿一直空著，沒有住人。

走近此宮，楊廣說：

「這是往昔母后住的宮殿，進去找找看。」

宣華夫人有些遲疑：「皇后仙逝，此宮久未住人，只怕不會有什麼珍珠粉。」

楊廣卻說：「當年各方進貢寶物甚多，母后生前雖不戴珠寶，但奩匣之內，也許能找出一、二顆遺珠。」

楊廣說著，率先進殿，宣華夫人和隨行宮女只好跟著進去。

獨孤皇后去世之後，此宮雖已兩年不住人，但殿內仍每日有宮女灑掃，所以依舊窗明几淨，室內陳設還保持獨孤皇后在世時的模樣。

翻了獨孤后梳妝的奩匣，裡面除有一點剩脂殘紅外，哪裡有什麼遺珠？獨孤后是一個精細的人，身邊有一些各方進獻的寶物，臨終之前或入國庫，或贈外戚，早就處置了。

宣華夫人纖弱，奔波於各宮殿，折騰半天，已是嬌喘吁吁，力如不勝。

楊廣乘勢坐下，又勸宣華夫人：

「夫人，且稍息片刻。」

宣華夫人見太子已先坐下，自己怎好拂他的意先行？便在一旁坐了下來。

楊廣命隨行宮女：「皇上要藥甚急，你們到前面宮殿再找找。我和宣華夫人歇息一

會兒，立即就來。」

幾個宮女本有猶豫，但一看太子不容置言的眼色，都不敢再說什麼，抽身就走。皇上病重，用藥緊急，誤了事情，豈非死罪？

宮女們走了，宣華夫人見偌大一座宮殿只剩下她和皇太子二人，不免徬徨不安，起身要走：

「我不累，還是找珍珠粉，給皇上配藥要緊。」

楊廣說：「夫人已自氣促，別又累出病來，且歇一會兒，急也沒用，珍珠粉不定能找到。」

宣華夫人想到，皇太子素以仁孝著稱，男女之嫌，可不必大防。自己久居後宮，就沒見誰戴過珠寶，的確既難找到珍珠粉，也難找到珍珠來碾粉。方才的奔波，不過是奉旨空忙，虛應故事。再說，連日侍候皇上病體，加上剛才一番勞頓，也真累了；又怕拂了太子的意，惹他不高興；於是，身子剛剛站起，遲疑片刻，又重新坐下。

當年，朝分南北，隔江對峙，宣華夫人陳氏，是南朝陳宣帝的女兒，陳後主叔寶的妹妹。北朝，大臣楊堅逼宮，迫使他的外孫北周的小皇帝遜位，建立隋朝取代北周，自號隋文帝。然後，揮師南下，滅了南朝的陳。陳後主叔寶和他的兩個妹妹一起當了臣虜，

年長一些的姐姐樂昌公主被隋文帝賞賜給滅陳有功的大臣楊素爲妾姬，宣華夫人當時才十一、二歲，便被配入後宮，在掖庭做些針黹織染的事情。

她秉性聰慧，身爲帝裔，在南朝宮廷裡受過深厚的中原文化的薰陶；過了幾年，漸漸長成，更出落得一表人材，姿貌無雙。於是，名傾後宮，上聞於帝，很快被選擇到皇上身邊當妃嬪。

她性情溫順、淡泊，善於體察人意，雖有美色卻不驕縱，反而靜雅嫻淑。於是，即使不戀女色的隋文帝也不免爲之傾倒，又能見容於妒意特重的獨孤皇后。不過，真正得侍文帝寢枕，也還是在獨孤皇后逝世之後這兩年。

獨孤皇后駕崩，陳氏進位爲貴人，封宣華夫人，從此專房擅寵，主斷後庭諸事，六宮佳麗沒有人能與她相比。

楊廣早就傾慕宣華夫人的美貌，只是無由親近。這一個多月一同侍疾大寶殿，兩人朝夕相見，在孤寂無聊的侍疾生活中，宣華夫人更成了楊廣心中的一顆明珠。

此刻，兩人相對，室無外人，楊廣只覺神魂顛倒，不能自持，不禁脫口嘆息說：

「夫人如此美色，可惜父皇儉約，捨不得將你打扮，身上連珍珠也找不到一顆。他日楊廣當朝，定要將夫人裝扮得珠光寶氣、雍容華貴，方不辜負天生麗人。」